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6083
26 October 198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83年10月24日

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
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五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们，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共和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常驻代表，奉各自政府的指示，谨随函附上下列文件：

- (a) 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何塞·路易斯·古特雷斯先生的信；
- (b) 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对东帝汶前使徒长官马蒂尼奥·达科斯塔·洛佩斯先生的采访摘要；
- (c) 由民族抵抗革命委员会、东帝汶革命阵线驻东帝汶解放区最高政治和军事机构所编写并公布的《关于东帝汶人权、社会和人道主义状况的报告》节录。

鉴于东帝汶局势的严重性以及上述文件的重要性，请将这些文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散发。

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
埃利西奥·德菲格雷多 (签名)
佛得角常驻联合国代表
阿马罗·亚历山大·达卢斯 (签名)
几内亚比绍常驻联合国代表
伊纳西奥·塞梅多 (签名)
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
曼努拉尔·多斯·桑托斯 (签名)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
阿德里亚诺·卡桑德拉 (签名)

附件一

1983年10月20日

何塞·路易斯·古特雷斯先生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奉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全国政治委员兼东帝汶民族解放军总司令何塞·亚历山大·古斯马奥阁下指示，向你再转达一些有关东帝汶局势的情况。

1. 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现正在准备对东帝汶人民发动一次巨大的军事攻势。这一行动动用的部队约有20,000人。这一攻势的详情已在1983年10月7日转告安全理事会，并载入1983年10月11日安全理事会S/16034号文件。

2. 东帝汶目前的局势极其严重。千百名无辜的男、女和儿童遭到了印度尼西亚军队的任意处决。数百人遭到拘捕。脆弱的农业全遭破坏，领土各地已感粮食奇缺。今后几个月内将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在拉斯巴洛斯地区，有50名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在半夜被抓进一辆军车开往该镇的郊区。几天之后才发现他们尸体，身上弹孔累累。在第二大镇包孝，有6名患肺结核住院的青年被赶出医院，在闹市上遭到枪杀。自两个月前印度尼西亚发动这次军事攻势以来，这种情景在东帝汶各地每天都层出不穷。

3. 虽然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团企图使人对东帝汶革命阵线关于东帝汶目前局势报告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但公开谈论这一军事行动的人，正是该“省”的印度尼西亚伪“省长”马里奥·卡拉斯卡芬先生。据合众国际社1983年10月17日的电讯报导，卡拉斯卡芬先生对印度尼西亚的日报《希望之光报》说：“印尼军方旨在肃清该印度尼西亚岛上数百名民族主义叛乱分子的行动将在数月之内完成”。

4.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983年10月14日大会第三十八届会

议一般性辩论期间行使答辩权时说：“根据事实而并不是根据虚构的情节，……我可以明确地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东帝汶和阿陶罗岛继续实施它的种种方案”。一个会员国的常驻代表说出这样的弥天大谎，实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设在日内瓦的这一人道主义机构在1983年9月它的第10号形势报告中指出：

“至今未能按照上一份（第9号）报告第7节的规定向该主岛提供原来打算提供的援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无法进入所有的村庄对其需要作出估计俾能据以分配援助物品。由于无法使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提供援助的一般标准，该委员会乃于1983年7月决定暂停参加主岛的援助活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准备随时恢复对主岛的援助，但必须允许让它的代表与所有需要这种援助的人员接触。印尼当局说将在后一阶段提供这种接触的机会。”

5. 在最近于1983年10月18日发表的一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东帝汶活动的最新情况”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再次通知各捐赠国说，它已于今年7月开始停止它在东帝汶的活动，但近海的阿陶罗岛除外。

6. 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在向大会所作的同一发言中自相矛盾，他说“目前只是主岛上的救济工作暂时停止进行，其原因是最近在安全方面出了些乱子”。

7. 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想要国际社会相信由于某一地区“安全方面出了乱子”，就应该可以理直气壮地使整个领土内的救济工作“暂时停止”。

8. 事实的真相是，印度尼西亚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攻势，因此印尼当局认为有必要“暂时停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东帝汶的活动。只有按照印尼伪“省长”马里奥·卡拉斯卡芬先生在接受印尼日报《希望之光报》采访时所说那样，等到目前的军事攻势在“数月之内”结束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可重新被允许进入境内。

9. 民族抵抗革命委员会将随时根据需要把东帝汶的事态发展通知安全理事会。

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
何塞·路易斯·古特雷斯（签名）

附件二

向东帝汶前主教采访的情况

马蒂尼奥·达科斯塔·洛佩斯先生是1977至1983年期间东帝汶使徒长官。今年5月他被劝辞职。此后他就决定离开东帝汶。他在梵蒂冈呆了几个星期报告东帝汶的形势，然后去葡萄牙，没有接受罗马请他担任的职务。他于9月访问了伦敦、都柏林、巴黎和荷兰，会见了许多团体，对好些议员讲了话，举行过一些记者招待会，并会见了一些政府代表。在伦敦他作了如下的采访谈话。

1975年印度尼西亚人入侵时您个人有些什么见闻？

随着印度尼西亚的入侵，就开始了一个屠杀、上刑、抓人和在深夜逮捕遭嫌疑的人的时期。从入侵第一天起，就有许多人遭到杀害。那是一段恐怖时期。

入侵当天您是否在帝力？

我在帝力。从一开始，我就对所发生的情况很是担心。

我认为我们可以把1975年以来的战争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5年到1979年，第二个时期是1979年到1982年，第三个时期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恐怖屠杀、刑讯和大逮捕。我们都想把那些天里发生的事全都忘掉，因为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有许多人被杀。第二时期是我们所谓的战争帝汶化。印尼军方大概是因为无法对付东帝汶革命阵线，或许是由于他们损失的士兵太多，就开始挑选一些帝汶青年，把他们送到巴厘去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他们回帝汶，要他们与东帝汶革命阵线作战。因此，第一个时期是印尼人和帝汶人交战时期；但现在是帝汶人打帝汶人了。帝汶士兵被编入两个特别营，即第744营和第745营，还有“汉西普”（民卫队）。

第三个时期是从停火开始算起。停火是在1982年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是在1983年3月开始实行的。我对此很关心，希望能导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印度尼

西亚之间进行对话；但现在我们知道，对话并没有继续下去，停火也已遭到了破坏。印尼军方已发动了一次新的大规模攻势。

谈到这场新的攻势，我对老百姓的命运很是担忧，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人，妇孺儿童、老弱病残。我倒并不为东帝汶革命阵线担心，因为他们很有战斗经验，而且还有很多武器；我很有把握地说，他们对付得了这次攻势。但是吃苦头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我认为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让所有人道主义组织和声援团体以及各种争取正义与和平委员会等天主教组织和各外国政府都知道这次新的入侵。它们必须采取行动来制止必将发生的流血事件，必须采取行动来减轻东帝汶人民惊人可怕的痛苦。

入侵时天主教会抱什么态度？

起初，教会无能为力。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帝力城内人人都呆在家里，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印尼士兵。许多人遭到杀害。我就知道士兵如何把家里可能藏有东帝汶革命阵线旗帜的人赶到屋外，然后把这些人全部杀死。

前任主教有无表示抗议和设法保护人民？

当时，什么也干不了。我们眼里所能看到的就是兵在杀、杀、杀。谁也不敢去同印尼人讲。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帝汶人给吓得动也不敢动。

我还记得第一天印尼军队在帝力登陆的情况。许多印尼伞兵从天而降。他们落地的时候，只听得砰、砰、砰，许多人被打死了。着陆的兵便开始见到人就杀。街上全是尸体。当时我同主教在一起，有些人跑到屋里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受伤。我们就决定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但街上有印尼兵。医院约有5公里远，驾车通过街道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走出门，碰到了一些印尼兵，我们打手势告诉他们我们想把伤员送到医院去。他们回答说：“指挥官，指挥官”，指点我们去见他们的司令官。主教和我就去找司令官，请他准许我们开车去医院。我们带了两个年轻的帝汶人帮

我们运送和照顾伤员。司令官能讲英语，说主教和我可以去医院，但那两个青年小伙子必须留下。这就使我们很担心了。这两个青年很担心我们走后他俩会遭到不测。不管我们怎样求他让这两个小伙子和我们一起去，指挥官充耳不闻。我们又不敢把他们留下。这时主教就对我说：“你去送伤员”（我驾驶着汽车）“我和这两个小伙子留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很担心一个人开车，但我还是走了，汽车后面载着一些受伤的人。

路上我遇到许多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战士。他们都认识我，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医院。他们要我当心些，因为很多人在打仗。我把车开得很快，一路上什么都不看。到医院后，我叫护士尽快将伤员带走，然后又直接回到司令官那里。他问我路上看到些什么。我说到处是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人，要他小心。

主教还在那里，坐在一边，拿着念珠在祈祷。当时约为中午12时，印尼士兵正在取出他们的饭盒子。我对司令官说：“你的兵在吃午饭了。我们也饿了。我们想回家去吃午饭”。司令官说：“好，你和主教可以回去，但这两个小伙子必须留下”。

这两个青年人听到后便说：“神父，千万别把我们留下。我们怕他们会杀死我们的”。我也很为他们耽心。因此我对司令官说：“我们是四个人来的，也要四个人回去。我不能留下两个人。如果要杀人，最好把我们四个一起干掉。我们不能两人回家。把两个孩子留在这里。我们不能这样做”。

交涉了好久，司令官最后同意让我们一起走了。我们很怕会发生什么事。街上满是尸体，帝汶人和爪哇人的尸体。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情景。简直无法让人相信。到处都是死人。我想我自己的死期也到了，但看来上帝还不想让我死，我活过来了。

帝力前主教，你的前任，里贝罗主教是怎样应付的？

唉，可怜的人，他根本无法应付。整个局面使他忍受不了。他一味地哭，每次听到印尼人的所做所为时，他就哭。他哭个不停。

在抵抗的头几年，你能否同抵抗战斗取得连系？

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城里的人都不能出去，不能同任何人接触。当然天主教会在内地的神父都同人民一起到丛林里去了。两三年后，我们要这些神父从丛林里回来。

战争“帝汶化”后，印尼军队的作用是什么？

他们当然仍参与战斗。但他们不想同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士兵直接交手，而是利用帝汶人来打。他们使这场战争看起来好象是帝汶人在打帝汶人。但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回答是：“这不是我们内部的战争，而是印度尼西亚和帝汶间的战争”。因此当他们遭遇时，帝汶士兵自己不打自己人。那两个帝汶营的士兵是不打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士兵的。所以你看，虽然印尼人想尽办法哄骗帝汶人为他们打，给帝汶人各种好东西和金钱等，但都不中用。我知道这两个营中有许多帝汶人有很强的民族性，不愿去打东帝汶革命阵线。

战争帝汶化在1981年吉亚马南战役以前就开始了吧？

是的，在1979年，那两个帝汶营被派去参加1981年战役，但所使用的主力部队是老百姓，伤亡很大。就在这次战役中，我被派到包考去同陆军司令贾萨夫将军谈话。他派了一架直升飞机来帝力接我去包考见他。我一再表明我绝对不同意这次行动。同我一起见贾萨夫将军的还有戴丁·卡尔布阿迪将军和阿里·穆尔多波将军。我对他们说，发动如此一场大规模行动，他们必须考虑食品、医药和交通的费用。这些行动都是长距离作战，需要许许多多。我告诉那几位将军说，因为

没有吃的，人们都快要饿死在街上，他们的身体太虚弱了。我还提出抗议说，甚至学校里的男学生都被强迫去参加作战。我说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使我吃惊。他说他不相信有这种事。但经查对后，他承认我是对的。我对那些将军们说，这一战役花了那么多的钱，而且被迫参加作战的人还不给东西吃，也没有药品，没有交通工具。我想暗示他还有大量的贪污行为，倒霉的都是帝汶人。我没有直接说，但我想那些将军都领会了我的意思。

吉亚马南战役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是一次成功的战役吗？

不是，完全不是。相反，这次战役适得其反，一无所获。因为参加这次所谓腿屏行动的帝汶人，他们的位置在印尼军队前面，他们把印尼的计划全告诉了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战士并协助他们逃跑。在这次行动中和行动以后，东帝汶革命阵线一直继续战斗，越战越强。印度尼西亚人则一无所获。

这次行动也使帝汶人的反印尼情绪强到极点。许多人从这次行动回来后，体力已疲惫不堪，无法参加田间劳动，种植粮食。我预见到这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因此1981年11月就写了一封信给澳大利亚主教理事会提出了警告。在七、八、九三个月里，所有男人，从孩子到五十多岁的男人都参加这些行动，回家时已是精疲力尽。因此田地无人管理，作物不能及时播种，严重影响了下一季收成。十一月初是播种期，但事先要把田整好。实际上1981年和1982年都缺粮。

印度尼西亚占领后对粮食生产有何影响？

如果印尼人准许帝汶人随便迁居和选择自己的居住地，本来是不会缺粮的。气候等因素当然对粮食生产有所影响。但问题是强迫居民住在各个居民点，外出范围不许超过五公里。如果超过这个界限，几乎肯定遭到枪杀，理由是想与东帝汶革命阵线接触。人们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是主要原因。

当人们谈到东帝汶的粮食时，往往只考虑粮食援助是否充足。但问题显然并非如此。帝汶人民在1975年以前是否也缺粮？

不，那时不缺粮。当然自然灾害，如旋风，有时会带来损失，但一般来说，粮食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当说帝汶人在解决基本需要后，不太会作更多的劳动，可是他们一向都不缺粮。

人们需要的牲畜和农具的情况如何？

种水稻犁田主要用水牛，但现在几乎没有人有水牛了。许多水牛在战争中被杀死。有一个地方，一个天主教会有几辆拖拉机，但只能帮助少数人。其它各地，由于没有水牛，犁田的农活累死人。这几辆拖拉机也常出毛病，没有技术人员，大家也无法修理。以前，大部分农民都有水牛，或花很少钱就可向邻居租用。

农具也十分缺乏，因此不得不用棍子犁田，很费力，速度慢，产量低。

东帝汶革命阵线1978年遭到严重挫败，后来怎样恢复过来的？

是啊，这很不寻常。有一个时期萨纳纳根本不见了。游击战士很耽心，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但，——我不能讲得太详细了——一些人帮助他到别的地方住了几个月，他利用这段时间仔细地研究和考虑局势。后来他回来，开始进行改组。他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改组。1980、1981和1982年，他们力量大增。红色基地被破坏和尼科罗·罗巴托被杀后，萨纳纳立刻掌握了抵抗运动领导权。以前萨纳纳是副司令，罗巴托遇害后，他便任司令。他在改组抵抗运动中表现了巨大的才干。1980年6月东帝汶革命阵线在帝力对一处设施发动袭击，使人大吃一惊。谁也不知道他们怎样获得新的力量。1980年、1981年那些日子，谣传很多，说东帝汶革命阵线召开了秘密会议。

我必须要说，我在翻阅所缴获的军队文件时看到印尼人承认东帝汶革命阵线已渗入所有的居民点，而且他们无孔不入地到处都有基地和支持他们的团体，真是深感震惊。你在东帝汶时是否也知道这情况？

是的，我知道，我开始什么也没有觉察到。那还是在1978年。但是后来我们逐渐发觉他们在想办法到处渗透，甚至深入到帝力境内。在所有的机构，甚至最高一级机构中你都可以看到革命阵线的人。他们甚至打入了印尼的武装部队。这些当然都是秘密的。萨纳纳在给东帝汶革命阵线对外委员会的信中又说，如果有人要找东帝汶革命阵线，那他应该知道革命阵线是无处不在的。革命阵线就是全体人民。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千真万确的。萨纳纳说，印尼人到处打听革命阵线的人在哪儿。实际上到处都有革命阵线的人，整个人民就属于革命阵线。如果印尼人想消灭革命阵线，帮他的就得把所有的人民都杀掉。我相信这点。

革命阵线组织得十分严密，所以它的领导人什么都知道。帝力发生什么事，萨纳纳就马上知道。他们什么都知道。

你如果从印尼政策的角度来看待这次新的攻势？

我认为这次进攻证明印尼要吞并帝汶已彻底失败。我想他们心里也明白，他们想吞并帝汶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但他们绝对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帝汶人民干脆拒绝合并。我常说，如果人民同意合并，我也同意，我也支持，否则就反对。如果人民不同意合并，如果他们要独立，那末我们就要尽力帮助他们。印尼人未能看到这一点，犯了大错误，至今他们仍不思改过。所以他们只能用暴力来强行其愿。或许他们可用暴力达到目的，但那只是暂时的，决不可能是最后的胜利。

你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信奉上帝。他不可能支持人人可用横蛮凶暴的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我个人认为，他们现在做了错事就会得到现世报的，我并不反对印度尼西亚，但我希望印尼尊重帝汶人民的独立权利。印尼已有许多人和许多岛屿，有3000多个岛屿，他们为什么不去把自己那些岛屿管管好呢？这些

岛屿有许多是很穷的。

据你看为什么印尼要吞并东帝汶？

这主要是一种自私。他们想证明他们是多么强大多么优越。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谦虚。他们狂妄之至，所以对一切都视而不见。他们根本不承认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可以认识这一点。我们决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历史前进的方向是独立。所有的人民都要求独立。印尼必须让帝汶的人民获得独立。

你估计印尼在东帝汶有多少部队？

大约有20,000人。我收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报告。人数肯定还会增加。今年早些时候，在开始准备这次新的进攻之前，他们有四营兵力，约4,000人，其中还不包括第744和745营。印尼人不信任这两个营，因为其中有许多人民族观念很强。

你看部队的士气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有很大不同。游击队就和印尼的士兵有很大不同。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是为一种理想，为取得自己的独立而战斗。因此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战斗，付出多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但是印尼的兵是被迫到帝汶来打仗的。他们不是自愿来的。谁也说不出来他们为什么而战。他们没有士气。但革命阵线的士气却很高，非常之高。他们流血，或者想到为自己的事业而牺牲的时候，那他们是非常自傲的，因为他们认为宁死也不要活着受奴役。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天下无敌的。印尼人是被雇佣来作战的，而帝汶人是自愿战斗的，因为我们是为帝汶的独立而战。

你是否认为有些印尼部队比另一些部队凶猛？

印尼军队的情况是，他们开始投入战斗时很凶，但渐渐支不下去。他们会厌倦

起来。在东帝汶打仗对他们是很够呛的。有的时候吃不饱。天气很坏，下雨，又冷，又没有交通工具，还得行军，没有士气，一下子全变得无精打彩了。

他们是否需要经常轮换部队呢？

是的。有的部队实在不愿打，因为他们承认帝汶人民有权获得独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你知道，曾经发生过有整连整连的印尼军队，包括他们的军官在内，和革命阵线的部队一对阵就不愿打了，于是把武器交给革命阵线，走掉了。许多印尼士兵受到了惩罚，并被送往巴厘去受军事审判。

你对陆军突击伞兵团的部队看法如何？

我们听说他们是很好的士兵，但就连他们一碰上革命阵线的部队也都逃之夭夭。他们很害怕，怕得厉害。有时只要有人一喊“注意，革命阵线部队，革命阵线来了！”，这些士兵拔脚就跑。

但印尼军队的武器比较好，是不是？

是的，他们的武器比较好。但是革命阵线缴获了许多他们的武器，包括从伞兵团和其他部队缴获的自动武器。这些士兵很害怕，他们不想死。人们往往觉得奇怪，抵抗运动怎么会坚持下来。你要知道他们也有良好的武器。早先他们从原葡萄牙殖民军手中夺到了武器，如毛瑟枪，G 3型步枪等。但现在他们有了更新更好的武器，如自动步枪、机关枪和弹药，都是从印尼军队那儿缴获来的。

你是否知道印尼使用过化学武器？

我不能肯定，我不懂军事技术，但我确是知道有时炸弹丢下来，便会喷出一股火焰，火所到之处把什么东西都烧个精光，连树木也烧掉。或许这就是凝固汽油弹。我看到烧过后的情况，但讲不出是什么武器。

印度尼西亚人已开始向东帝汶移民，你在这方面了解那些情况？

我开始是从军事当局那儿得知这情况的。他们说把其它地方的农民迁一些来教帝汶人怎样种田倒是件好事。因此从巴厘迁了约200户农民到马利亚纳。但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他们将帝汶人赶走，让这些农户在帝汶人的土地上定居。帝汶人无能为力，敢怒而不敢言。他们跑来告诉我这件事，说他们并不反对将巴厘人迁来，但对印尼人为了那些移民将帝汶人赶走这件事是无法原谅的。还有很多其它的土地他们是可以占用的。帝汶人对我说：“他们为什么不到那儿去呢？”我就把他们的不满意见告诉了印尼当局，印尼当局于是决定暂时停止移民。我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停止移民的话，东帝汶革命阵线就会迫使他们这样做。

分给巴厘农民的土地是否已还给了帝汶人？

没有，没还。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新来的人不仅占了帝汶人的土地，他们还接替了帝汶人的工作。这些巴厘农民对土地情况不熟悉，对农业也没有多少经验，因此他们就接手其他的活，如建房、木工和其它手艺。他们在这些方面比帝汶人强，因此帝汶人不仅丢了土地，而且还失去了原来所干的各种行当。这就造成了印尼农民被丢弃一边、失去土地和工作的帝汶人之间的冲突。

我告诉帝力的科里姆官员说，这种情况对帝汶人和印尼移民都不好。这种歧视帝汶人的做法是错尽错绝的。

你认为西方国家政府为什么对印尼侵略和吞并东帝汶一事保持沉默？

我认为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同印尼有很密切的贸易关系，在印尼有大量的投资。它们担心如果指责印尼，它们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无利可图了。我还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掌权的人尽管大谈理想的人权或人权之道，但一碰到实际利益，就把那些东西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只关心所能得到的好处，为了实际利益不惜牺牲原则。

我可以说，西方有许多人已没有善恶感。他们可以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人们一旦失去善恶感，对上帝也就无所谓了。我们需要上帝，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有人自认为是超人，他们就不再需要上帝了。这是很怕的。

对在东帝汶的印尼士兵是否也可以这样说？

我不这样认为。士兵是被迫行事的。他们只是执行命令。但是当局，即印尼政府应对成千上万印尼人和整万东帝汶人遭杀害负责。这是政府的罪恶。

附件三

全国抗战革命委员会编写 和公布的关于东帝汶人权 和社会与人文情况的报告

摘要

今年七月东帝汶革命阵线发表了一份长达40页的关于布及全国各地的许多战略移民点内社会与经济情况和违反人权情况的详尽报告。

赖拉科，在帝力西岸

……饥荒严重。今年5月6日，一些游击队的小分队穿过法埃西，这是赖拉科的一个区；他们查看那些小屋时，发现只有一些仅能维持三个月的干木薯属。经济情况远比1976—1978年军事活动最高峰时要差。人民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而父母们不许子女学印尼文。

利科尔／拉西奥

……这是在拉多河（帝力之东）畔的一个集中营。这里有一半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患有各种疾病和身体虚弱。人们没有象样的衣服，他们的小屋经常淹水……这个地区过去是产米的，可是现在不行了。

巴扎特特

……这里的人生产槟榔、干椰肉和咖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就可以避免挨饿。但是今年3月，第一次对这些产品进行征税，还规定必须缴出产品的三分之一，以资助军队的扫荡行动。只有那些向印尼军队贿赂的人才获准把咖啡带到帝力出售。

哈图布伊利科

……是阿伊马拉到阿伊勒路上的一个集中营，座落在拉梅劳山中，一季作物需几个月的时间。 缺粮情况严重，在缺粮期间，人民到处寻找野生植物。 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和小孩，都要服苦役。 铁皮屋顶的小屋由那些为殖民官员工作的帝汶人或由汉西普的成员居住，但是这些小屋的墙都很薄。 其他人住的小屋则更差，屋顶是稻草的，甚至只铺上树叶。

萨梅：小镇和四周的营房

……唯一尚拥有一些财产和牲口的人是公务员、卡马特、布帕蒂、警察、学校校长和世袭的族长。 大部分人只有木薯和马铃薯吃。 这是个寒冷的丘陵地带，谷物生长缓慢；只要生产出一点粮食就拿去卖掉，把所得换的现钞购买生活必需品。在饥荒最严重的几个月，即12月到2月，人们靠吃野菜活命。 在农忙（翻土、除草、播种）时，大家必须到殖民当局的地上去无偿地干活。 这叫作戈汤—罗扬……对人民行动的严格控制和官方根据战争情况的需要决定可耕种的区域这种作法已造成大片大片土地荒芜。

贝达诺

……是一个距萨梅城约10公里、位于南部海岸的集中营。 这里土质良好，但人们只有一些简单的农具，结果产量很低。 只有地主才有牲畜；如果人们要想借用耕畜去耕地种稻，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劳力来偿付。 在饥荒最严重的几个月里，大家都得去做苦工。 一年中他们每星期都得做一、二天苦劳。 在农忙时，他们有时一次得干上一、两个星期的苦劳……

阿拉斯

……在萨梅之东约5公里处。 虽然这里每年种两熟，但是由于蚊子和疾病盛行，而且得不到医疗，人们的境况很差。 这种健康状况使粮食生产一直很低。 你只要走进任何一间小屋，就会看到人们主要靠萨古和一种可食的根茎乌希特里克为

生。 这些是他们从森林里采集来的。

在阿拉斯之南5公里的韦苏苏，情况稍好，因为那里的人可以种较多的粮食和木薯。 然而这里也有荒年，那时人们就只有依靠萨古为生了。

马纳图托

……在帝力之东的北部海岸。人民以种稻为业，但是由于没有耕畜——大部分耕畜都给印尼人牵走了一且由于占领军的政策使生产可用面积大量减少，故产量较战前少得多。 有些人靠捕鱼勉强糊口。 产盐是该地区的传统作业，但是可让人去晒盐的地区已大大减少。

卡埃利洛

……是马纳图托之南2公里处一个营地的所在地。 此地的粮食生产较其他地方好，但是即使这样，也只够吃3、4个月；其余时间必须靠采集野菜、树叶和块茎生活。 大部分人住草屋里。 铁皮屋顶的房子是做给外人看的，因为从直升机上就可看到这些房屋……

拉勒伊阿

……在去包考的路上，在马纳图托之东22公里处。 这里的情况较马纳图托差很多……每一间小屋都是充满着贫穷和饥饿。 人民种玉米和稻，但是因为没有牛，产量很低。 自“合并”后情况急剧恶化，（新闻记者）约翰·汉密尔顿称“合并”为“成功之举”。 现在人口都集中在这个城镇的周围；从前生产粮食的大片地区，如桑托、南雷、罗图纳、塞加特、韦蒂雷、韦莫雷姆、塞拉姆贝埃克、科克霍伊奥、萨布拉伊、蒂萨克、乌姆、贝科、利安阿恩和托多斯，都已荒废了。

人们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农具，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财产。 甚至那些与殖民当局有往来的特权家庭，生活也并不好过。 人们经常处于饥饿状态。 由于严重缺

粮，附近所有的萨古都给吃光了，人们必须到更远的地方去找。

拉克卢拔

……从马纳图托向内地再进去约34公里，接近中央山区。这里的情况极坏，人们主要靠棕榈树制的酒和马铃薯或木薯为生。因为土质和气候的关系，一熟粮食约需9个月，每家每年只能生产3到4罐（1罐=约合15公斤）。因此人民一年到头都在挨饿。

拉西奥

……在马纳图托西南约20公里处。这里人们可以种稻和玉米，但是他们也采集萨古来补充。这里玉米的产量较马纳图托好，人们可以出售一些自己的产品换取现金购买其他必须品，但是当人们被迫住进集中营时，许多生产地区就只能荒掉了。这些荒掉的地区在葡萄牙殖民时代都是耕作良好的产米区。

图图阿拉

……在东帝汶最东端。这里长期饥荒。根本原因是生产面积减少。南部地区如阿勒伊拉拉法尔，过去是产米区，但是现在在游击队控制下。人民主要靠木薯、少量的鱼和很少量玉米为生。殖民当局建立了一个由卡马特和科拉米尔官员经营的“合作社”；这只不过是向人民勒索税金的诡计。饿死人的事情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

从蒂蒂拉里到洛斯帕洛斯

……1978年年底投降的人的境况较那些早些投降的人差得多。对他们生产地区所规定的安全限制也严格得多。这里的人身体状况很差，经常挨饿，因此没有精力把地种好，也无力去采集可供食用的块茎和树叶。有时候为了安全的理由就要他们离开他们的家。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洛斯帕洛斯周围，那里的人被军队赶出家园，接着所住的小屋也被拆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得在树下住一些时候，等待新的小屋建成。人们差不多完全靠野生块茎和椰子为生；饿死的人很多。

穆阿皮蒂内

……1982年年中，这里的人被迁徙到维洛罗去。他们在新地方的唯一食品来源就是树叶和块茎。饥荒情况极为严重。

从伊利洛帕至洛雷路上的营地

……这里的人到1978年年底才投降，因此他们的情况特别糟，他们在可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上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他们也须靠椰子和野生块茎为生。有许多人饿死。

拉加—萨埃拉里—阿特拉里一带的营地

除了沿岸一些农田属于1976年投降的人以外，整条通往阿特拉里的路上都住满了在1979年投降的人。战前和1976—1978年间，拉加附近盛产稻米，玉米和本薯只是作为辅助作物。现在由于耕地极为有限，人们必须寻找野生块茎来充饥。约有70%的生产地区在游击队控制之下。因为没有吃而生病和死亡的情况比比皆是。

马埃兰和从波罗至阿萨莱诺一带的营地

……为了安全考虑，生产地区局限于营地周围200至250公尺间的地带，因此就没有多少粮食可用来充饥，有些战前的生产区域现在已经荒废。因此产量极低，产量低的另一原因是没有耕畜。

巴古亚

虽然这是一个有许多铁皮屋顶房子的展览橱窗式的地方，但实际上人们却生活在饥饿和疾病之中。说实话，由于产粮地不足和安全管制很严，这是情况最糟的地区之一。死亡率很高。

乌阿托卡拉巴乌

对那些在1977年投降的人来说，境况可说是不错了，因为他们可以在近海边种地。大部分在1978年下半年投降的人所受的安全管制要紧得多。他们的牲口奇缺，耕地也很少，每年自12月至3月饥荒严重。

乌阿托拉里

从前这是一个重要的产米区，可是现在大片大片的土地荒废掉。人民没有好的耕具，只有铁杆，而铁杆用起来极为不便，徒劳无益。由于玉米和本薯产量极低，人们便采集可食用的块茎和树叶。许多人骨瘦如柴，特别是儿童和老人，都显得营养极度不良，身体瘦弱不堪。许多人都病倒了，除了那些出得起钱看病的人，没有什么医疗设施可言。目前情况非常严重，肯定会有许多人活活饿死。连向来是盛产稻米区的乌阿托拉里尚且如此，马里奥·卡拉斯卡拉奥还声称东帝汶今年稻米产量将达65,000吨，这不是荒谬可笑吗，而约翰·汉密尔顿却随声附和。从乌阿托拉里到马塔贝安山整个稻米产区都在游击队控制下。

奎利盖

居住在此地的人很多，但可供粮食生产的土地极为有限，这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照。最近恢复了玉米生产，情况稍为好转，但即使是这样，产量还不足以维持约三个多月的需要。要不是今年实现停火，使粮食生产可增多一点的话，大概有千把个人要活活饿死。大多数人都已体力衰竭，特别是年青人和老人。从直升飞机上可以看到铁皮屋顶的小屋。这些小屋都是在1982年5月盖的，直到最近只有印尼军队住在里面。在停火期间也让一些当地人住了进去，这些小屋实际上只是宣传工具。

B. 东帝汶安置营内的劳役

印尼对抵抗运动采取孤立战略。1970年代后期在东帝汶建立劳役安置营

的做法便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现在这种做法已普遍推行。帝汶人必须在印尼官员的土地和在有特权的帝汶人（乡村和县的头头，民兵和第745营指挥员）的土地上无偿劳动。他们还要筑路，为占领军盖房子和办公室，砍伐木材和竹子。有一个地区，人们必须在乌伊蒂塞的国营甘蔗种植园无偿工作。总的来说，人们每星期要服劳一次，这种劳役往往根据“需要”而延长时间。

粮食产量极低

事实上，在所有的安置营内，粮食产量极低。几乎没有农民生产稻米，大多数家庭每年只能生产约5至6罐玉米（一罐约合15公斤）。有些地区的产量低到每年只有2至3罐。除了强迫服劳役外，安置营居民所得耕地极为有限也是造成产量低的原因；同时，大片生产玉米和稻米的土地因为强迫农民重新安置而全部荒废。东帝汶革命阵线报导说荒废掉的肥沃地区包括韦马塞河上游和西起拉莱亚市南至比比勒乌的一片广达30公里的土地，包括肥沃的拉莱亚河上游河谷。再往南，奥苏和维奎奎以西至少有14个乡村和地区被荒废，而再往北，还有18个产粮区目前正弃置不用。

由于缺乏农具和耕畜，安置营居民在配给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大受影响。除了比较富有的、享有特权的帝汶家庭外，现在几乎没有一户人家有耕牛。大部分农具也都破烂不堪，人们也赚不到钱购买新的农具。

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烧毁庄稼

1981年初，住在安置营内的人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在4月前把所有的玉米不管它还没有熟都抢收起来。所给的时间也不够完成这项劳累的工作。过了时限，把抢收不完的庄稼统统烧掉，结果损失了30%的庄稼。这正是印尼准备进行1981年攻势——克阿马南行动计划的时候。在同一年，又发下同样的命令，要在8月前抢收所有玉米，并警告人民说剩下的作物将一概烧掉。毁掉庄稼唯一的理由是为今年8月发动的军事攻势做好准备工作。

东帝汶革命阵线关于安置营情况的报告是从东帝汶收到的这类报告的第一个。这是一个重要记录，说明令人震惊的东帝汶粮食问题的原因。安置营本身是问题的关键，只要安置营继续存在，东帝汶人民就会继续受到饥荒的威胁。

东帝汶解放区，

民族抵抗革命委员会总部，

1983年7月25日

— — — — —